春秋比事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暘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 春秋比事卷十二

宋　沈棐　撰

## 盟

嘗讀周官司盟掌盟詛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初有疑於周官夫當周全盛之時聖王在上方國諸侯同心協力以藩屏王室朝覲會同各以時至九伐之法雖設而不施也安得有疑會同哉盟者亂世之事蓋出於衰周之際王德不競信義不足以懷遠威

刑不足以制强諸侯攜貳不能協一是用假展牲歃血之事以要一時之信而背信産亂實起於此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言不出於成康而刺於變雅夫使周公輔佐成王建卜世之基而虞人之不信區區恃盟詛以時繩約之盖亦危矣然則司盟之職載於禮典果可疑也嗚呼東遷之後列國交盟紛然四起或會諸侯而同盟或合一國而自盟其甚出於大夫又其甚出於戎蠻去古浸遠盟約浸繁頹波横潰不可禁制雖或質之

鬼神鉏之以禍福實之以載書然口血未乾兵刃已接則回視前日之盟適資狙詐之計耳然則按春秋所書以想觀先王之盛則司盟之職載於典禮又可疑也聖人傷信義之不復見而諸侯變古易常以滋亂後世故自隱迄哀凡盟詛之事皆備書於春秋所以疾當時而律萬世也請攷經次第論之夫經有書內盟者有書外盟者內盟謂魯於一國自盟也其間有公盟有大夫盟有莅盟有來盟有聘而盟外盟謂諸侯交盟也其間有

諸侯盟有大夫盟有戎蠻盟此內外書盟之大要也

經書公盟者十有五

隱三　桓三　莊三　閔一　文三

定一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公初立諸侯未有盟者

隱始僭盟禮以啓亂階故書之以疾其首惡也況小國

所以結盟大國者欲賴其撫綏也今元年公與邾盟而

七年伐之則隱之背信蔑義陵侮小國甚矣　六年公

會齊侯盟于艾左謂始平齊杜以春秋前齊魯不平今始平之然考之於經鄭始與齊好三年有石門之盟至四年公會諸侯伐鄭而魯鄭交怨及六年鄭來渝平既釋二國之憾公遂與齊侯盟則魯之盟齊者實因鄭也自是終隱之世與齊同好不聞有侵伐之事而郲者則艾之盟雖曰能保其不渝然實畏齊之強也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盖莒魯前此未嘗有盟好侵伐之事今與莒盟者以紀故也紀魯親也二年莒及紀嘗為寇

之盟及七年叔姬歸紀故魯因紀之親遂盟莒人以結二國之好然莒稱人者大夫也先儒謂公與外大夫盟內斥言公外大夫稱人者惡在公內不言公外書大夫名氏者惡在大夫以意推之理或宜然夫鄰國之交講信脩睦無用於盟也公及莒盟既以失禮以國君之尊而盟小國大夫則其屈辱甚矣故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惡公與莒大夫盟也

桓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孜經文上書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則越之盟為

假田也桓負弑君之罪鄭伯乘其危懼欲利其土田故
始會以謀假田之事鄭既得田魯恐其叛已於是要盟
于越以固其好魯鄭之君皆有罪也經於會不書及者
垂之會出於鄭志而越之盟出於魯故也　十二年公
及鄭伯盟于武父蓋宋以立突之功責賂于鄭鄭不堪
命而與宋交怨公與力平兩國累會宋公而宋辭魯請
故公盟鄭伯將連鄭以伐宋夫公既不能信於諸侯使
宋辭平則公勿與焉可也始於欲平人之難終則連結

諸侯伐人之國是重其怨故也故經書公及鄭伯盟于武父惡公盟鄭以伐宋也　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左謂尋蔑之盟蓋桓以八年伐邾而邾懼魯之見陵至十五年而來朝至是而盟則知邾實仇之也經書者惡魯之不能存小國伐而後盟之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將納子糾也齊大夫不名者莊公不復父讎而與齊人謀納子糾是公之罪非大夫也故斥言公而不名齊大夫所以甚公之惡　十三年公會齊侯盟

于柯是時小白興霸北杏之會諸侯皆從而魯獨不至懼其見討故盟以結之書者惡公之未能信齊侯也觀明年鄄之會齊宋衛鄭皆與公不自行而遣單伯以往則其不信齊侯可知矣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其詳見遂例　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莊公納讐人之女二年之中納幣觀社以急婚期今將逆女又盟齊侯于扈害禮賊義罪不可貸故春秋書以甚莊公之惡也小白以霸德令

諸侯而因婚以盟亦可罪也　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者將復季子也閔公冲幼慶仲亂政思得季子以平内難故盟齊侯以復之　文三年及晉侯盟者改盟于晉也盖二年晉使處父來盟故公與之盟夫以大夫而盟公非禮甚矣故此年公如晉改盟遂及晉侯盟也　十三年公及晉侯盟是時魯方結晉好故三年及此年因朝晉而就盟也夫晉魯敵國而公朝之固已失禮又因朝而就盟則其屈辱甚矣故經書以惡之不地者

盟于晉也　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魯以叔姬之難結怨于齊曾連歲病齊之見侵故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而齊侯弗及盟則憾魯之心未釋也至是年公親與齊侯結盟而齊魯之好復講矣然季孫往會齊侯而齊侯不與之盟魯又遣公子遂盟齊于郪邱至十七年方且見伐遠公親盟于穀齊始不復為魯患者齊侯之意以公不親至而遣二大夫盟我則猶有顧晉之心而未誠我也故必待親結盟始無疑魯之心　經書

此者見晉為魯不足為魯重而傷文公之弱也　襄三
年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襄公初立結好於晉也蓋魯自
成二年晉敗齊而齊服於晉其後悼公之業愈盛齊不
敢窺魯故魯事晉益謹訖襄公世不復向齊則長樗之
盟其事晉之謹蓋有由也而經書此者悼公主霸當合
諸侯同盟以大義令天下令晉盟魯魯私結晉皆非春
秋之義定十二年公會齊侯盟于黃是時六卿專晉晉
勢愈微鄭衛皆已從齊而魯自定十年夾谷之會已與

齊平至是結盟以固其好也凡此魯諸君之盟也

經書魯大夫盟十

莊一　文三　成二　襄一　昭一　定一

哀一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見遂門　文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者文公

之時大夫專權而晉靈不君亦委政於趙盾經書此者

惡仲遂及趙盾不由君命私相結盟也　十六年季孫

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公欲修好於齊遣行父往會齊侯將以求盟而齊侯弗許故云弗及盟書此者見魯之屈於齊求盟而弗得也　是年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齊侯不受行父之盟魯人不安懼齊見伐再遣仲遂以求盟于齊書此者魯不當以仲遂盟齊侯齊侯不當與仲遂盟也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宣公委身事齊比年奔走及成公即位始改事晉故於元年遣臧孫許往盟晉侯以結晉侯之好也　十

六年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按是年鄢陵之戰魯不出師晉人憒之故沙隨之會不見公及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晉既釋行父而魯猶懼晉故請盟以固之夫見執者行父也故魯以行父受盟則晉亦當以卿敵之耳夫魯以弱國懼晉之難屈膝請盟固所不免而晉侯暴戾不仁辱其君執其臣猶且區區結約之信則晉侯不德蓋有甚於魯也 襄二十年仲孫宿會莒人盟于向莒數伐魯魯病其難故結之以盟夫莒小國也與

魯比肩受盟于晉者屢矣而敗信棄好敢以陵魯則晉之不足畏也可知矣自是一盟之後莒不復侵魯魯之所以免莒難者實結盟之力非晉之援也　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者邾魯與國也宜其盟好相繼未嘗曠絶而自隱盟蔑桓盟趡至昭幾二百年始有祲祥之盟者蓋莊僖以來邾數病魯干戈相尋故盟好不講昭公之時始息兵于邾是以尋曠廢之禮結祲祥之盟然在隱桓時公親與盟至昭公時政在三家非公

所得專矣經特書貜之盟邾以見政不出於昭公也
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是年邾莊公卒邾隱
公立欲脩好於魯故為是盟也　哀二年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
年春三卿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左謂魯將伐
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沂漷之田而受盟為是盟
者懼魯之侵其邑故假土田以要之也夫邾以地接於
魯國小力弱受其困弊而魯曾不恤自昭公以來既盟

之且伐之貪利其地不能以義自省經書此者皆所以
惡魯凡此書魯大夫之盟也
公與外大夫盟諸侯之國必書其主盟而不書
者有四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皆內外之微也外微者稱人內
微者稱及蓋內不可言魯人故特以及言之耳莊二十
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先儒謂
皆公及盟也不書公者不使高傒處父伉公也蓋齊晉

雖當時强國然禮之名分要不可僭今齊晉蔑魯遣二大夫以敵公則其失禮僭分甚矣故經不書公以著高傒處父之罪罪高傒處父則譏齊晉之君可知矣　又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左謂頃王立故也按九年頃王初立使毛伯來求金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則魯之不奉周不志王室如此故至是年遂相結盟以申前好然以諸侯而盟天子之臣固已非禮況内之微者而盟天子大夫則是魯之視周直與邾莒小國等耳其叛王法

忝名義莫甚於此故經書以惡之凡此四者不言公或實內之微者故直書及而不名其人此又春秋之義例也

至若來盟五

春秋別異其文此所以示內外之辨焉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者鄭與宋仇而公附鄭十二年盟于武父是年會于曹且兩與宋戰皆為鄭故也鄭伯德魯之附己且欲堅魯之好然交盟列國遣卿行且不可而況

私於其弟乎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弟語來盟鄭伯稱
使且名之今不稱齊侯之命而高子不名則以高子請
來結盟於我故沒言所以褒異之也閔公遇弑慶父未
討季友立僖僖又非正高子請結盟于我以定僖公之
位則其善可嘉矣故聖人書以善之　文十五年宋司
馬華孫來盟宋自僖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之後未嘗與
魯通好一旦華孫請盟於我以尋舊好故經不稱使且
著其官而不名亦嘉之也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

盟公即位衛欲通好故遣良夫來盟然是時晉靈不君見殞趙盾之手成公初立方靖内難未暇合諸侯也故自宣三年立中國未嘗盟會而衛欲好魯私遣良夫來盟夫以列國私盟而同盟誓信大義合諸侯不出於霸主則中國之衰可知矣

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經未有言諸侯而來盟者此曰杞子深見其弱也是年仲孫羯嘗會諸侯大夫以城杞則杞子之來盟因魯城杞有功于我故欲秉是以結好也若此五者來盟之義也

蒞盟四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自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定僖之位僖未嘗報盟於齊故至是年遣友如齊蒞盟以尋前好也　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蒞盟者是年冬徐伐莒莒人病徐故結魯援遂來請盟則敖之如莒實莒意也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蒞盟是時晉德衰微魯雖事晉知不足深倚故是年春暨齊平至三月如齊蒞盟所以結春之平也　定十一年叔還如鄭蒞盟鄭自定七年

叛晉從齊自十年亦與齊好夫魯鄭皆從齊實同心之國則魯雖與鄭不協至此宜相好矣故自是年冬魯及鄭平則遣叔還如鄭莅盟實齊故也凡此四莅盟之義也

又因聘而盟者五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

父盟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此皆諸侯來聘而魯要之使盟其詳見聘例書春秋者明魯不當要盟諸大夫不當自盟也

經書諸侯交盟者四十其間霸主盟者十散盟十六大盟十四

莊二十六年會齊侯宋陳衛鄭許同盟于幽二十七年公會齊宋陳鄭同盟于幽僖二年齊宋江黃盟于貫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五年公及齊侯宋陳衛

鄭許曹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七年公會齊侯宋陳鄭世子盟于甯母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衛鄭曹許盟于牡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宋衛鄭蔡莒盟于踐土凡此皆霸主之盟也夫小白之盟無非糾合諸侯驅攘夷狄以安中國而已然考之當時貫之盟為獨盛以大國齊宋遠國江黃皆來就盟則知中國諸侯無不服也至九年葵邱之盟以後則霸業稍衰故十五年牡邱之盟將以救徐而遠次于匡卒不能救其衰可知重耳紹

霸惟踐土之盟雖服楚之功未減於小白然名天王以就盟其不臣之罪百世所不貸也故孔子論二霸優劣以晉文為譎齊桓為正其在茲乎雖然小白自莊十五年始霸止僖四年二十三年間不過四盟諸侯至伐楚後止於壯郎凡十二年而盟者五其盟之多寡前後不等何也盖小白之霸以伐楚為盛僖四年以前所以盟諸侯止欲服宋服鄭率諸侯以伐楚也至召陵之盟以後楚已畏服中國無夷狄乃始謀王室定世子合諸侯

謀弱國以全霸謂將以圖此非盟無以結之此所以特多於前也其詳見霸例此不復舉

諸侯散盟十六

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左云魯故也杜謂莒魯有怨紀侯既婚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比之内大夫而莒子且稱字以嘉之紀帛之義公穀之說皆不可考惟左杜有據於經今當從之

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左謂尋瀘之盟在春秋前不

可考而齊鄭自此盟之後終隱相好十年會中丘又會伐宋十一年入許皆因是盟結之也　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魯宋衛自隱四年嘗與鄭仇至六年鄭來渝平於魯諸國之怨遂解故是年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齊宋衛遂盟也然春秋未有參盟者實始於此故書以譏盟之漸侈也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將以禦鄭也攷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則蔡衛陳有怨於鄭矣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則鄭有怨魯者

矣　魯以郎之戰鄭連齊衞以病我懼復見伐故柔會三國盟之以為緩急之援盟宋公者宋方有立突之功可藉之以觧鄭也盟陳蔡者陳蔡嘗有伐鄭之怨欲藉之以助已也欲好鄭則藉力於宋欲仇鄭則借威於陳蔡柔之盟為魯計亦已深矣雖然鄭魯敵國初非有畏於鄭而桓公區區以禦之非特病鄭病鄭之連齊衞也然魯大夫前此未有盟諸侯實自柔始故經書以惡之柔不氏未命也蔡叔蔡侯弟也　十二年公會杞侯莒

于盟于曲池左謂平杞莒也隱四年莒嘗伐杞取牟婁
兩國有怨公以杞之故有德於莒故盟以平之　是年
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左謂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
盟于句瀆之丘盖宋恃立突之功責賂於鄭宋鄭有怨
故公盟以平之也觀是年公兩會宋公又會鄭伯宋公
辭平遂連鄭伐宋而戰之則穀丘之盟為平鄭審矣
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左謂平齊紀且謀衛故
也盖齊欲滅紀而魯與紀親也衛以宣姜之難朔出奔

齊朔本齊甥故齊及魯盟欲結諸侯以納之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五年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六年朔遂以入衛則知黄之盟為平紀以謀衛明矣　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小白既沒襄公圖霸前年納孝公至此盟邾曹浸欲經營中國而力微德薄諸侯不歸所至者纔邾曹耳而鄫子後至遽使邾人執而用之其殘暴不仁甚矣則挫辱於楚身殞國危豈非自取之乎　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

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左謂衛人平莒於我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也且及莒平耳蓋莒以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酈獲莒拏有怨于魯衛文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其志故盟于洮以平莒之怨盟于向以尋洮之盟夫自小白之霸中國諸侯同心歸霸以圖大義未嘗私相結盟以脩仇好也小白没襄公遂不成紹霸之功當時諸侯為自營之計雖曰釋怨脩好其實產亂之端也　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按經書

諸侯大夫必列主名此總言諸侯而不名晉大夫者疾
大夫之專至此盟浸盛故垂隴之盟猶爵諸侯名士穀
至此總曰諸侯曰晉大夫者言諸侯大夫其勢相伉無
得而别異也況是時靈公荒淫未嘗親與國事會盟侵
伐悉使大夫主之經特書晉大夫蓋亦深疾靈公甚大
夫之專恣歟　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左曰諸侯謀伐齊
齊人賂晉侯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當齊背晉侵魯魯使行父告於晉故諸侯為是盟晉既

與魯則當討齊之貳不得而病魯可也晉靈不道聲言謀齊而兵師未嘗一舉受齊之賂卒不克而還夫身為霸主雄長諸侯伐國救國受賂可乎經總言諸侯甚晉靈之不道不足以為霸直與諸侯等也　昭二十六年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剸陵謀納公也蓋莒脅於齊而邾杞附於魯故謀納公者惟此四君然季氏據國逐君諸侯遂不能去使昭公卒死乾侯則剸陵之盟名曰救公初無補於魯也　定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八年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是時晉須
當國六卿交横國勢愈微故諸侯相繼歸齊盟以結之
春秋詳録者傷晉之弱不能有諸侯凡此皆散盟也

大盟十四

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左謂從於楚者服且謀納揵菑也杜
以從於楚者謂陳鄭宋三國然考之經是時楚雖伐鄭
至宣元年始連鄭侵宋陳鄭宋自重耳没皆未嘗從楚

也止謀納捷菑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故盟以謀之夫重耳之後諸侯同盟始見此年宜春秋之所善也而廢嫡立庶亂人之國豈霸者之義哉況靈公無似而主盟之事出於趙盾國柄倒持尤不足取於春秋是以顯書趙盾以疾之也日在下者先會後盟盟定日也　宣十七年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左謂討貳也晉侯自郯之戰敗於楚子諸侯攜貳莫有固心至此

始鳩集同盟復興霸業故為斷道之盟將以伐齊也明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成二年合諸侯敗齊師于鞌則斷道之盟晉亦少振矣　成五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謂鄭服葢景公成二年敗齊師于鞌晉霸復興三年又以諸侯伐鄭故至此鄭來就盟書此者喜晉之能收鄭而郤楚也然非特鄭之屈服而齊侯亦從則蟲牢之盟盛於斷道自襄公以來未之有矣然有大可罪者是年定王即位景

公不能率諸侯以奔命而同盟講好脩禮文之事不恤天王之喪其惡可知也　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楚以蟲牢之盟鄭伯服晉公子嬰齊帥師伐之景公新得諸侯急鄭之難且慮鄭之病楚復與晉貳於是大合諸侯以救鄭鄭既再服故同盟馬陵以固鄭心夫楚以一國伐之而晉有九國救之同盟之後楚不敢以爭鄭鄭不敢向楚也然不過二年鄭復歸楚晉雖命將興師執

其人伐其國終景公之世卒不足以得鄭則馬陵之盟其援鄭亦淺矣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左謂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蓋晉為是盟非特虞諸侯之貳且虞鄭之從楚也然當時晉楚角敵鄭無適從晉雖得鄭而不能終保故是年秋晉人執鄭伯且使欒書伐鄭十年晉再稱兵鄭皆不服則以晉之兵威不足以攝楚故也　十五年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是時厲公當國雖國勢未衰然德不足以懷諸侯諸侯事晉稍怠故是盟惟衛鄭曹三國親來聽命宋以世子齊以卿邾以大夫而其君不親至較之蟲牢馬陵亦少替矣左謂討曹成公攷之傳成公殺世子而自立故晉侯於此討之觀經十二年伐秦之役曹伯盧卒于師則左氏之傳信矣晉侯討得其罪又執之以歸京師可謂正矣故執曹伯獨書晉侯之爵所以異於他文也　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人郳人伐鄭六月已酉同盟于柯陵鄭
自十六年同楚子戰于鄢陵楚鄭雖敗然至此猶未服
故厲公復合諸侯伐鄭而同盟也觀經是年又書八國
伐鄭柯陵之盟尚未服也夫齊侯之霸致王人於盟會
春秋猶且譏之況同伐哉今厲公致王二卿與之伐國
既無服鄭之功又有致王人之惡宜得罪於春秋也嗚
呼盛衰無常理勝敗無常勢會稽之棲句踐以霸黃池
之會夫差以强則恃勝而危因敗而興者從古以然景

公繼靈成之業霸德中衰邲之戰雖挫辱於楚景公深自
懲艾念德不忘脩盟會勤諸侯者意未嘗不在邲也是
以諸侯浸浸以歸而搴之戰遂一舉而服齊伐鄭之役
再舉而得鄭晉文之業至景公中興則邲之敗是迺所
以為勝也厲公蒙景公盛烈而驟勝鄢陵不能荷負驕
矜日滋鄭伯陰睨其不德不懼鄢陵之敗附楚愈固故
終厲即世鄭訖不從卒之禍起肘腋國内相殘三郤誅
胥童死晉厲弑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則鄢陵之勝

是廼所以為敗也然則為人君者鑒景公之所以興懲厲公之所以亡天下國家可長保矣　十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左謂謀救宋也蓋宋平初立以蕩澤之亂殺公子肥魚石奔楚楚為魚石而興師病宋故十八年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是年冬又連鄭侵宋宋告難於齊悼公自會諸侯同盟虛朾以謀救之是以襄元年欒黶合九國大夫圍宋彭城晉雖力救終不能息楚之病宋故是年公子壬夫帥

師侵宋而鄭以楚故二年亦與師伐宋則虛朾之盟足以逐魚石而不能弭楚兵也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是時悼公嗣霸城虎牢以偪鄭鄭遂請服故晉合諸侯復為是盟以固鄭心陳侯以晉德可依鄭已畏服不待盟會之糾率兵威之脅制遂遣袁僑遠來如會則雞澤之盟盖悼公之餘烈可以亞踐土之盛矣　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蓋晉自雞澤之盟以後會戚救陳會鄬會邢邱鄭皆未叛至八年楚公子貞伐鄭鄭始及楚平故九年合十二國伐之同盟于戲下書楚子伐鄭則知戲之盟鄭嘗服晉矣然明年柤之會鄭又不來且與楚伐宋晉復合十二國伐之戍鄭虎牢鄭猶未服至十一年晉侯復合十二國伐之同盟亳城北鄭猶未服且連楚伐宋晉侯合十二國伐之會于蕭魚鄭始純服晉矣夫以鄭之難服如此非悼公

德業之隆兵威之強盟會益堅諸侯不懈則雖窮師旅
弊兵革吾知其不能得鄭也然則雞澤之盟蕭魚之會
其悼公之懿乎　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齊自師敗于
鞌純附於晉不敢病魯悼公既沒閒晉之衰數侵魯鄙
是以十八年平公合十二國同以圍齊十九年盟于祝
柯既盟之後齊遂殺高厚以說於晉二十年遂同澶淵
之盟而魯自是少免侵伐則盟于祝柯平公亦足以服
齊也晉以齊平於是復合諸侯盟于澶淵明年商任之

會又明年沙隨之會齊侯皆與雖足以見晉之功然不及一年齊復敢以伐晉晉平之霸不逮悼公遠矣　二十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左謂齊成故也盖晉以齊叛再合諸侯將以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於是同盟重邱夫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君以求成為霸主者討之可也晉侯不能明典刑以討齊亂而聽

其結平則是助齊人弑君之惡耳何以宗諸侯而長諸夏乎是以春秋先書崔子之弑而後書重丘之盟所以著晉侯之惡也　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者春秋自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十年而至于申自申之會大夫不出夷狄專盟者又十年而至于此是時强楚横行中國踐蔑陳蔡諸侯俛首帖耳無敢伉者晉昭一旦會王人

鴝諸侯而同盟以脩曠墜之禮似亦可嘉也然承楚靈弒逆之禍諸侯如是之衆卒不能抗楚則雖聲言同盟亦虛文耳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鄟陵之盟邾紀亦從而晉反不出主盟之事實歸於齊則其衰頹不振日甚於前宜乎諸侯解體莫肯聽命也平邱之盟公不與者左以邾莒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故晉侯不與公盟夫魯苟伐莒邾侵陵無厭晉為霸主則聲其罪以討之可也今聽小國之言遂外魯

而不與之盟何以令諸侯哉經書公不與盟亦以惡晉侯也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是時强吳特起楚勢已衰蔡陳胡頓悉歸中國故晉侯秉其衰替合諸侯以侵之同盟皐鼬然中國之勢至是愈弱兵革雖衆卒不能以病楚故止書侵而已侵云者見其不能伐之也晉卒諸侯既不能病楚師敗績也嗟乎

平邱之盟乘篡弑之隙臯鼬之盟合諸侯之衆尚不能成尺寸之功彼區區之吳乃能一戰敗楚豈以吳之一國反大於中國諸侯哉當時大夫內亂楚人外橫逐君者有之簒位者有之頹波橫潰不可救藥雖舉天下之衆魯不如一國之寡也可勝歎哉所謂大盟者此也

經書大夫盟八其閒散盟四大盟四

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之盟以十年戰魯于郎故盟以結之然郎之戰經書齊侯衛侯鄭伯

而此貶稱人若書大夫盟者惡其伐有辭勞師旅不自
省其不義而又盟之以逞其欲也故貶而人之夷諸侯
若大夫也　文三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
盟于垂隴垂隴之盟左謂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
按經元年衛人伐晉故士縠盟諸侯及大夫以討之然
自春秋以來未有大夫專盟敖與士縠首啓其惡自是
諸國大夫例專盟會故春秋謹書之以懲其不軌也
宣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清邱之盟

左謂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主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夫諸侯之大夫例皆書名氏此貶稱人者是年宋伐陳而衛救之是不討貳也明年楚伐宋而晉不救是不恤病也斯違於清丘之盟矣故人以徵之然宋師伐陳正得討貳宜無可貶而亦稱人者按經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經書宋人令人之者以其中國而與夷狄平也孔子追治其事故不少隱焉曹小國例當稱人無所褒貶　成二年袁婁之盟

以鞌之戰晉敗齊師齊侯屈服故遣國佐如師請盟夫頃公數疾諸侯以啓此戰信不道矣然魯出四卿會晉曹衞敗而盟之亦未爲得也此大夫之四散盟也

大盟四

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謂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夫小白致王世子盟宰周公以身親之春秋猶譏其僭況晉人使大夫以盟

王人哉此晉文之譎所以不逮乎小白也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盟于雞澤悼公霸業至是而盛既合諸侯同盟矣而袁僑適至以諸侯盟之則嫌於不敵使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袁僑經兩書及者美袁僑之得正惡諸侯大夫之僭盟也　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溴梁之盟以大夫敵君故書戊寅大夫盟夫大夫專盟雖始於文公時然或合而

同盟或會一國而自盟未有獨書大夫至此溴梁則諸
侯同會而盟在大夫是見諸侯之失政也盖盟者執一
國之信專可否之權而使大夫主之則諸侯失政可知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按左氏宋向
戌欲弭諸侯之兵故合晉楚及諸國大夫會而盟之兩
言于宋者以見事起於宋故即而盟也然自春秋以來
未有晉楚交盟今晉平失道使大夫與楚同盟是挈中
國而歸之楚也其何以望霸哉聖人深疾其然故會與

盟以顯書之所以甚中國之弱而疾荊楚之愈横也此大夫之四大盟也

經書楚之盟六

僖十九年盟于齊　二十一年盟于鹿上

是年又盟于薄　僖二十七年盟于宋　宣十一年盟于辰陵　成二年盟于蜀

齊之盟宋楚爭霸故是年宋則率曹邾盟于曹南楚則率陳蔡魯鄭盟于齊夫宋盟之則兩國爭雄可知也曹

邾附宋故從宋盟陳蔡魯鄭附楚故從楚盟觀經之文曰會盟于齊則魯與齊皆與矣而內不出主名齊不書人諱以齊魯大國小白方殁而從吳楚盟也諱從楚人盟而陳蔡鄭不諱三國受脅於楚盟之固宜不足深諱也楚實主盟而加陳蔡於上者不以楚人先中國也雖然宋盟曹南楚盟齊其勢猶足以相敵至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之盟宋之力已弱於楚故經書宋齊楚人盟于鹿上夫宋始與之爭霸而今與之

同盟其弱可知也及盂之會見執于楚則襄公身受其辱又非止於同盟而已楚既執宋公故宋公畏其強始委身聽命往盟于薄經於執與釋皆不繫之楚者不與楚之辱中國也故薄之盟總言諸侯使若諸侯共執焉嗟夫小白既亡中國之勢一旦不振宋襄勉強攜持終不成功師敗身殞而國幾亡是致楚勢愈横殘暴無厭故二十六年伐宋圍緡至二十七年連陳蔡衛許圍宋宋不勝其患乃始請盟于楚以求免於兵革此經所以

書公會諸侯盟于宋曰盟于宋則知宋之請盟也其後晉文興霸敗楚城濮釋宋之恥中國賴以少安逮重耳歿至景公時承靈成之後晉德浸替陳鄭從楚故楚子盟之于辰陵以固兩國之附也然陳鄭是時猶有顧晉之心故是時楚子入陳明年圍鄭而邲之戰又敗晉師自是陳鄭兩國始帖服於楚用見晉之衰弱也逮成二年楚恃邲之戰勢益暴横諸侯因之故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

盟于蜀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齊秦宋衛皆號顯諸侯而屈膝受盟不以為恥盖自重耳歿楚人強盛未有加於此也使前無二霸後無悼公則中國之大幾何不合為楚哉此楚之盟見於經者也

總論

夫總諸盟以論同盟者十六伐而盟者四救而盟者一會而盟者三癸卯新城夷儀盟王臣者八盟于師者二其間或諸侯或大夫或夷狄或盟而合義或盟而非正

皆已備言於前矣就其中以等之莫善於同盟何則隱
桓之間不過列國諸侯自結盟好營其私欲而已未有
大合諸侯以名義安中國也小白之興始有同盟之事
後世因之晉國諸君遂得循其軌轍凡繫中國之利病
必合諸侯而同盟其間雖間有攜貳而騈肩接武并力
一心亦足以維持中國使不至於横潰故雖吳越之強
横兵車馬跡交亂天下而不能亡天下者繫同盟之力
也考之諸盟在小白之時莫盛貫之盟至壯邱則稍衰

矣在景公時莫盛於蟲牢之盟至蒲則稍衰矣在悼公時莫盛於雞澤之盟當時鄭已純服二十一年叛晉則是盟非特隆於一時蓋自重耳之没未有也自悼公没歷平至昭霸業墮地合國同盟雖間有之然既不足以得鄭又不足以敵楚無復曩時强盛雖盟無益也然夷狄之國在春秋有三惟楚之盟六見於經至吳與秦則蔑然無聞何也蓋楚雖數病中國而諸侯從之者不過陳蔡鄭而已况其往來晉楚服叛不常其修盟之事宜

於罕見至秦則僻處西土鮮通中原吳雖攝楚之迹累
會諸侯然絕無與國以為肘腋之助將誰與盟哉嗚呼
向使春秋無齊晉之君齊晉無同盟之事主盟之柄歸
於吳楚則中國之民被髪左衽久矣然則障巨川狂瀾若
二霸者誠有功於衰周也

春秋比事卷十二

春秋比事卷十三

宋　沈棐　撰

會

會同之禮設於宗伯掌於行人周之常典也成康盛時諸侯率服因時而會莫敢怠遑頌之所美揚和鸞鳴佩玉以形容禮儀之盛而已未嘗言會諸侯也會諸侯不言者以當周隆興會同常禮不以此為盛美也厲王不道周室顛危宣王中興鳩散討貳復總諸侯而臣之於

是有東都之會詩人紀之車攻以善宣王復古其後犬
戎作難周又不競平王東播權歸諸侯時無宣王之賢
以振皇綱東都之會不可復見始紛亂於方國矣傳曰
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不舉則古者之會
一於宗王非假禮文而遂私欲也春秋衰世王德不足
以懷天下法制刑威之柄又不足以鉗束之於是諸侯
傲然自張無復為王而會凡端委弁冕羣贄乎邦國者
非干戈敵仇則盟誓固黨非窺人土地則保我疆邑車

輪四馳蔑有寧歲始也諸侯專之其次大夫專之其次
吳楚攘之禮法變蕩不可扶持回視西周之美無復冀
其髣髴矣聖人傷之採摭舊史具載筆削使天下後世
所尊者王凡春秋書會皆文武成康之罪人也謹按經
所書有内與一國自會者有外與諸侯交會者有合諸
侯而大會者或主於霸主或主於大夫或主於吳楚要
不可以不辨請次其說

經書公會一國者十有八

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左謂請伐宋也蓋經自六年公與齊侯結艾之盟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故九年會防是時魯鄭交好已久則公為是會蓋為鄭謀伐宋也十年中丘之會伐宋之役齊鄭皆與則左氏之說信矣

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左云將入許也蓋鄭之謀許久矣而事起於此既與鄭好故會鄭伯謀以入許夫以私好而謀人之國其惡可知也　桓二年公會鄭伯于垂將假許田鄭伯欲利魯許田餌其罪過故會以謀

之夫鄭之假田魯之受田皆為非義則垂之會實起罪之由也　三年公會齊侯于讙秋會齊侯于讙公始即位謀欲結昏于齊故春為嬴之會及齊侯送姜氏于讙公又往會之夫諸侯親迎不使卿父母送女不踰境公使公子翬逆女既失親迎之禮及齊侯送之而又往會于讙可往逆而不逆不當會而往會公之失禮甚矣是年公會杞侯于郕二年杞侯來朝既而入杞至是又往會之夫杞既來朝則公無入其國可也既入其國則

無會焉可也今恃強自恣恩怨不常信不道矣　六年公會紀侯于成左謂紀來諮謀齊難也葢齊以五年與鄭伯如紀將以滅紀紀恃魯與齊好且屬親舊故告難于魯而公為是會也觀是年紀侯來朝終桓之世紀無齊難至莊元年齊始遷其三邑則成之會是魯平齊紀也　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齊衛鄭將為郎之戰公雖欲會之而衛欲附齊鄭以病魯於是失期不至故經書弗遇也　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公會宋公

于闞十二年會宋公于虛冬會宋公于龜公將以平宋鄭故累會宋公以求之夫公之所以力欲平宋鄭者何也始魯以郎之戰有怨於鄭忽及宋人納突忽出奔衛魯之所欲者在突立而忽出也今宋以責賂於鄭鄭不堪命而宋鄭交怨使宋復連結齊衛迎忽以逐突則非魯之利矣此公之所以數平宋鄭者非為兩國實已好惡也觀是年宋公辭平公遂連鄭以伐之則魯之與突明矣 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公既與鄭結盟又兩與

伐宋故復為是會以固前好也觀是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則鄭之與魯恩好相結可謂密矣　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蓋魯以隱十一年鄭伯及齊侯入許許莊公奔衞至是而許叔入故公會齊侯以謀定之也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姜氏在也桓公不嚴幃箔恣姜氏之淫奔終致身殞國危其汚簡牘甚矣然遂如齊則書姜氏而濼之會則書公者罪公之深若曰公自會之也　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于城濮公以二十四

年娶齊姜氏則恩好往來宜倍於他國故同盟之外特為是會也然公娶讐女會讐國其得罪於先君可貸哉

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左謂以宣公即位盖公以是年娶齊之女又使行父如齊復會齊侯于平州其事齊如是其謹者公弑赤自立懼齊見討故結齊之深如此觀齊於此取濟西田則平州之會魯求於齊可知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齊兩病魯侵其鄙邑晉趙鞅士鞅荀寅帥師救魯故公會之齊懼晉魯併力以見討至

十年遂及魯平而脩夾谷之會魯亦知晉之衰不足恃也於是捨晉從齊夫魯始以齊見偪告難于晉晉既出師以援之而齊難既平遽忘晉德轉而從齊則反覆觀望其不義可謂甚矣凡此皆魯與一國自會者也

經書稱會公者三

言會公者皆公會在外初無會期而要會之也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時公朝于晉於始往也衛侯要會于沓及其歸也鄭伯要會于棐夫諸侯

私會亦已非禮況初無會期因其往來於晉而要之於道以脩交際之禮乎左謂衛鄭二公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杜謂鄭貳楚有畏於晉故因公請平會以求之理或然也　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者是時公大蒐於比蒲故邾子來會公夫蒐國之大禮講武之地非兩君合好以修禮文之所也邾急於會公而公與之會皆非禮矣凡此皆經書會公之義也

經書內大夫會一國者八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謂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是時文公初立魯方附晉故遣公孫敖往會晉侯夫文公始嗣國親往會焉可也乃以大夫上伉强國之君失事大之禮起專僭之患經書此者非特惡敖亦所以惡公也況魯以前未有大夫自會諸侯者專會之弊實始於此其産亂豈不重乎 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謂諸侯之從於楚者考之春秋是年楚伐鄭而魯與晉宋衛許救鄭至十四年新城之盟鄭伯

與焉則鄭未從楚也陳及宣公時方往從楚則陳於是時亦未嘗從楚也左氏之說其信然乎盖魯事晉之謹不敢廢怠故是年會郤缺以尋戚之會也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魯自宣公與齊交好公與大夫交軌事之至十年齊人歸濟西之田而魯事齊愈謹親齊人愈固故十四年為穀之會十五年為無婁之會皆所以結齊之援　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左謂晉荀首如齊逆女故

宣伯餫諸穀然考經無荀首逆女之文則左説似不可考蓋以晉業方興諸侯歸之魯自搴之戰以後純於附晉故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也　襄十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然是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齊殺高厚以説于晉以襄十八年晉合諸侯以圍齊齊實起於此會今齊晉既平使齊釋憾則魯必甚危故急晉之好使齊不敢病魯晉亦不忘魯好也是柯之會可以威齊而堅晉也　昭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歴意如逐君於外懼大國見討㑹晉以自固也昭公在外七年晉不能殺季氏以納之反使荀躒與意如同㑹而又區區以官之是晉隂助季氏陽恩於公也按其罪惡何劣於季氏哉此八者内大夫㑹一國之迹也

經書霸主㑹者十

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㑹于北杏十四年單伯㑹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十五年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會于鄄僖元年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
于檉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五年公及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九年
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十
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十
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
子邾子秦人于温是也凡此小白之會九無非率諸侯

攘夷狄以安中國其詳已論二霸例然考其終始惟陽穀之會為獨盛盖北杏之會宋人始服鄄之再會齊侯始霸足以服近而未足以來遠也至陽穀之會齊宋既從江黄亦至中國諸侯無不率服霸者之功無與比矣雖然伐楚之後即合諸侯會首止以定世子之位所謂一匡天下其會非不盛也而獨稱陽穀者盖首止之會雖有定世子之功而有致世子之惡夫世子天下之根本國君之儲貳不可得而屈也小白矜恃霸功敢以致

之則其翼戴之功不足以贖犯分之惡矣故首止之會君子謂名盛而德衰春秋所不取也至葵邱之盟小白震而矜之諸侯多叛霸業已衰故十三年鹹十六年淮所會者不過八國則諸侯歸齊至此少替矣重耳之會止於一而下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則知是會天王在焉夫以首止之致世子猶曰不可况致天子乎然則論二霸優劣小白盟楚重耳敗楚重耳之功雖不過小白而溫之會較之首止則罪亦大於小白矣此十

者皆霸主之會也

經書諸侯大會者十

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左謂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盖晉成公即位三年楚三伐鄭晉以靈公之亂成公方務內靖未暇外勤諸侯而楚逼鄭故始為此會實欲挾諸侯以固鄭也

然晉雖為此會而楚之驕心浸侈八年滅舒蓼又伐陳復有淩鄭之志故晉於九年會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于扈盖晉所以為扈之會非特區區於慮鄭且恐諸侯之攜貳故復合之實深為保鄭計也　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者左謂謀伐鄭也盖鄢陵之戰晉雖敗楚厲公驕傲無德以服鄭鄭之據楚自如是以復會沙隨以謀伐鄭然既會之既伐之鄭終不從則厲之不德可知也不見公者郤犨之譖也　襄七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如會未見諸侯卒於鄵陳侯逃歸者悼

公紹霸諸侯歸心雖難得之陳亦使袁僑如會蓋自文
公以來未有若此之盛然陳以弱小之國密邇强楚故
自服晉之後屢被楚患晉雖合諸侯戍陳又以諸侯救
之而楚病陳不息也是以悼公復合諸侯修鄬之會而
陳侯畏楚侵偪自會逃歸非晉悼之德不足以保陳其
勢有所不可耳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衛人
邾人于邢丘左氏之説謂命朝聘之數於經既無攷而
春秋諸國朝聘自有常制二霸以來未有因此而為會

者按經是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則邢丘之會晉侯寔鄭以厲諸侯也是時鄭新服晉楚人爭之未已晉方懼楚偪鄭鄭有貳心今鄭既叛楚從晉又能侵楚之與國獲其主帥則其懷附中國可謂力矣是以悼公喜為此會以表著其功且堅鄭服從之意也然經於此年書楚公子貞帥師伐鄭九年晉合諸侯伐之夫鄭既從晉讐楚與國宜乎未易叛去而楚師一伐遽而向楚何背晉之速也蓋鄭既從晉侵蔡獲燮則楚蔡之怨必深二

國併力以圖之則鄭之受禍必重不止於獲變而已故楚兵一臨不得已而從之以紓一時之難及十年十一年晉連合諸侯累舉伐鄭之師兵威强盛可以敵楚鄭遂純服中國迄二十年無有異志則知獲變之後鄭迹雖從楚心實在晉也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者鄭服也悼公之欲得鄭可謂勤矣十年十一年兩伐而兩盟鄭雖暫從然兵戈方迴已復向楚至是

伐而會之鄭始帖服自後不叛中國二十年蓋盟起於不信至於會而不盟則彼此相保不待盟約而後信也故自重耳歷襄靈成景厲凡五君為會者雖多唯此會獨盛而後亦無以駕然而蕭魚之會鄭已服而不盟鄭者信鄭之深不列數諸侯所以內鄭也　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晉平初立欲繼悼公之業故修此會以謀諸侯之難是時齊貳晉伐鄭而邾莒亦間為魯患故下言晉

人執莒子邾子而十八年合諸侯以圍齊則溴梁之會盖亦修悼公之烈以謀諸侯之不率也　二十一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二十二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左皆曰錮欒氏也盖欒盈之母通於老州賓懼其討愬諸范宣子宣子逐盈至是奔楚至二十二年又奔齊見左氏傳　晉侯懼其肇患於兩國以為諸侯病故沙隨之會以欒子在楚而錮之商任之會

以欒子在齊而錮之錮欒子者使諸侯不得受所以防亂之起也　二十四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謀齊也齊以二十三年伐衛伐陳二十四年伐莒是時崔氏為政浸病諸國連歳不已故晉會夷儀以謀之至二十五年崔子弒其君光以說于晉再會夷儀同盟于重邱曾始免齊之難而齊晉得以交平矣凡此皆諸侯之大會也

經書諸侯散會者十

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將伐宋也公始與宋好連宋仇鄭至八年得鄭祊田遂好鄭而仇宋故會鄭于中丘將以伐之敗宋于菅取其二邑經惡公末年出入無度不顧憂患于内會諸侯于外也　桓二年公會齊侯衛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宋督弑君之亂也弑君之賊諸侯皆得討之齊侯與四國為稷之會本以討賊而已賊不能討乃取其賂因以平之桓公弑隱與督比周同惡相濟此春秋所以甚諸公助叛之惡也

是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左謂始懼楚杜謂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是時楚未入中國則其說疑未然盖蔡以隱十年從宋伐鄭與鄭有怨至元年齊會鄭伯以成宋亂宋鄭既平蔡怨亦解故是年會于鄧棄仇而修好也況蔡鄭鄧地壤相鄰講信修睦以備不虞亦諸侯之常事耳

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將納突也 昭公復歸突入于櫟魯以郎之戰有怨於鄭忽故謀欲納突夫尋私怨背大義以亂人之國其惡可知 文十七年諸

侯會于扈左謂平宋也按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故諸侯會扈以平之夫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尤宜以弑君受討也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盖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所以督大義也　成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左謂成故也杜謂晉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然考之經無晉楚交成之文左説不信矣盖魯衛二國自景公時力於事晉故十年衛為晉侵鄭十一

年魯及郤犨盟及景公歿厲公立故兩國率先為會以通晉好也　定十年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是時晉已衰微齊侯侵晉惟衛鄭二國皆附齊而叛晉故七年齊鄭盟于鹹齊衛盟于沙八年衛鄭盟于曲濮九年齊衛次于五氏盖自七年以來齊衛鄭三國盟會交好如是之數故十年會于安甫以修前好也　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齊侯宋公會于洮皆是齊為主而諸侯宗之也魯自十年夾谷之會即與齊平衛之好齊又

先于魯蓋諸侯所附非晉即齊晉既衰弱諸侯去之是以宋公亦捨晉從齊為洮之會也　哀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春秋至哀公末年齊晉並衰諸侯無所依賴其間僅可與者唯宋衛兩國故公不聞會齊晉而會宋衛者將假之以為緩急之援耳凡此皆散會也

經書外大夫會者七

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左謂謀鄭故也蓋鄭久叛晉故謀討之觀冬復會

于戚遂城虎牢則知此會為謀鄭明矣　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良夫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左謂謀定衛也蓋衛侯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從於射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文子因其子蒯之言作亂於衛逐衎立剽是以士匄會諸侯之大夫謀定剽位是時齊已叛晉而衎出奔齊晉以衎之從齊怒其貳也遂會林父諸大夫以固剽而拒衎夫衎之奔齊雖背盟主然林父逐其君制其手不臣之罪晉所

當討也既不能討而使聽命於會以遂其惡則是助林父之逐君其惡甚矣　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按經此年衛甯喜弒其君剽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侯衎復歸于衛則澶淵之會所以討衛之弒君也蓋戚之會而衎出孫林父聽命于會則知為定剽之位矣及此年剽弒而衎歸衛不與會下書晉人執衛甯喜則知是會將為剽討喜也夫喜弒君晉執之是矣然執之而不歸于京師而不能殺之以除亂使殺喜

之事歸於衛則澶淵之會與不能執喜等耳故皆貶稱人也獨書鄭良霄者楚連歲病鄭鄭不從澶淵之會執叛討賊於名得正而良霄與焉聖人喜其求故顯書其名以善之也　三十年晉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有罪其不信之甚也蓋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之歸其財既而無歸其不信孰甚焉夫救災恤患仁人之心也背信忘約小人之事也名為君子之行實則小人之事宜春秋深貶之

也　昭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邾人杞人于厥慭謀救蔡而不能也按經是年楚子䖍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故晉韓起會大夫救之然中國之衰楚靈驕暴天下之勢已歸於楚大夫雖會以謀蔡卒不能成救蔡之功故冬楚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然則使楚靈之暴虐實晉之罪也　二十五年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

父左謂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蓋周以有子朝之亂尹氏立子朝天王居翟泉故諸大夫謀納之觀明年天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則黃父之會蓋有功於王室矣然納王之事當在諸侯今諸侯失柄大夫專之益見其衰亂也　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左云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范獻子取貨於季孫遂不克納夫成周納公皆義所當為也使諸大夫能力行

之雖二霸之烈無遠過然納公而取賂敗謀卒使昭公不能復國戍周怠於成功越五歲而始能城之則扈之會盖假大義之名而忘其實也凡此皆大夫會也

經書會楚七

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宋襄圖霸與楚爭雄而力屈於楚卒不能伉故盟于鹿上又會于盂宋雖先楚而反受執辱襄公不務德而欲以力爭是以師敗身衂而莫之救也然盂之會陳蔡

鄭許皆楚之肘腋服屬於楚者也宋所挾惟一曹伯而以敵數國勢之强弱已不等矣其見執於會又誰援哉

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十四年楚子圍宋晉勢微弱歷三時而不能救故公孫歸父會楚子以平之夫諸侯服從中國唯宋魯二公可頼以終始無貳不苟於從夷令邲之戰晉師一敗於楚而諸侯已不堪攝衣從之雖不叛晉如魯宋者猶為交會修平俛首南服况他國乎經書此甚疾楚之復會且惡魯之從楚也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景公繼立晉業中微楚人蔑之謂晉與諸侯不足力爭故自邲之戰敗晉之後積數年間楚無有與諸侯盟會者及是年晉以鞌之戰勝齊霸威小振始慮晉之復興謂若齊之强國獨受其師盟魯宋諸君將奔走焉而不暇矣於是始於力爭諸侯要魯而會之魯以晉雖敗齊猶慮其不能久制齊也使齊一日抗晉則必釋憾於我晉勢稍衰則無以我援是以因結楚會尋晉宋之好且虞晉之不競也　襄

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按經未有晉楚同好會者至是悼公沒平公即位也夫晉德浸衰畏楚為患勢不能敵始欲結盟會以苟安中國而已　然自是之後夷狄强横控中國之喉襟晉既與合好修成而力之不勝雖欲角敵而不可得故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復尋宋會而愈見褻於夷狄

矣夫宋之會挈中國以從楚者不過衛鄭兩國而已至是則齊宋大國亦來聽命用見楚勢愈強晉愈不敵也

至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則楚軒然主會晉不復爭中國之柄倒持於楚夷狄之横前未有也天下之事必謹於始始之不謹而救其末流則無及矣平公之會楚姑苟安以圖目前之計而不知豺狼之心可拄可辱而不可誘以禮文遂使楚人乘此得逞卒攘中

國之權終春秋晉不復與其患實起於宋之會也　九
年叔弓會楚子于陳六年叔弓如楚七年公如楚至是
年叔弓又如楚會魯所以事楚如此者以當時晉霸衰
陵不能與楚爭故魯逃晉而歸之也夫魯自成至昭三
與楚會大抵度晉之衰不足以保已慮楚為患不得已
而依之然則從夷之罪不專在魯抑晉之不德有以使
之也凡此皆會楚始終也

經書會吳九

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凡此五者皆吳會諸侯也

蓋吳自成七年伐郯始見於經是年入州來其勢浸盛
時晉方與楚爭鄭欲結吳為援故以士燮率諸侯大夫
就會吳于鍾離夫以中國會句吳諸侯之恥也在二霸
時非無楚患然其所以禦楚者合諸侯修盟會厲兵威
以攘却之而已未聞求援於荆楚也厲公雖病楚之强
而不能遵紹二霸如當時之盛而區區援吳師以抗强
楚安得不長其驕暴哉故自成十五年會鍾離始起强吳
驕橫之端至襄五年會衞兩國會之諸侯復會于戚十年

又會于柤十四年又會于向訖悼公世世歲循其轍而不改焉夫鍾離之會經雖書會然皆中國大夫其勢未甚屈也至善道之會則魯衛兩國大夫而不及於諸侯咸之會雖皆列國諸侯尚能致吳人聽命于會猶存中國之分也至柤之會則親屈盟主合諸侯之衆就會強夷其陵慢屈辱至此甚矣至向之會則又以大夫從之上自諸侯下及大夫皆委身交好恬不為恥是又見中國之微也大抵春秋之法疾僭竊誅首惡其最嚴者厲公

會于鍾離開強吳之禍其流及於黄池之會吳子遂霸中國夫當吳楚之盛鴟張虎踞摶噬中原晉之二君雖未能挫其鋒刃芟夷而剪滅之苟能力為之隄障則其末流之患未必如是之遽也雖然平厲二公固無足多稱若悼公在位攘楚服鄭蕭魚之會去重耳無幾亦與吳會何也蓋楚自莊公以來横行中國至襄之時大勢已衰矣吳自成入春秋止有伐郯入州來之文勢焰方熾兵師未衄以承晉厲景之餘區區禦楚不暇又益以

方張之吳苟非假禮文之好優柔其暴氣籠絡其驕心則吳楚交横中國其淪胥矣然則悼公之會吳亦勢有所不得已也哀六年叔還會吳于柤七年公會吳于鄫十二年公會于橐臯此吳三會魯國也按經前未有魯獨會吳之文至哀公時始三會之者是時齊晉並衰楚亦隳弱罕見於經所以威諸侯者唯吳一國而已矣魯以吳强且無大國之援於是荐往會之盖欲深結其好苟紓目前之難也嗚呼自吳敗齊于艾陵晉亦震恐至

十三年黃池之會吳子偃然雄霸諸侯魯晉從之中國盡制於夷狄矣故經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獨書晉侯正傷晉之弱不能抗吳而反制於吳也夫以申之會雖楚子為主然當時齊晉不從楚所會者不過蔡陳鄭小國而已至此黃池之會雖晉之強亦俛仰以聽命中國至此不可復振矣此聖人所以未幾而絕筆也雖然楚之會莫盛於申而其衰也亦起於申之會吳之會莫盛於黃池而其亡也亦自於黃池之會蓋盛極必衰與

極必亡古今之常理使中國之君當其雄盛不能持滿居勝猶及於敗況蕞爾荊蠻侵奪中原一旦得志加以楚靈之驕暴夫差之侈汰其不滅亡何待耶凡此吳楚之會也

經書如會者三

僖二十八年晉侯盟于踐土陳侯如會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雞澤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夫書如會皆以中國隆盛遠來從服也然踐土之盟陳侯親來如會經不書與

陳侯盟至雞澤之會使袁僑來則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之何也蓋重耳之霸威於悼公雞澤之盟不逮踐土重耳威震強楚信服諸侯於其來也不屈霸主之尊特為陳侯而盟雖不盟陳侯而陳侯亦不敢叛去故歷襄至靈純於服晉者幾三十年則其畏服之心如此其久也悼公勉強興霸扶持故業雞澤之會僅致陳之大夫悼公以得陳為主且懼其復失故於袁僑之來須盟以結之觀是盟之後不踰四年鄬之會遂畏楚而逃歸

雖悼公大合諸侯舉師旅戍之救之卒不足以得陳則其服陳之功去重耳遠矣至鄭伯如會則以卒故書義無可論此經書如會之旨也

經書夫人及内女會者六

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冬會齊侯于穀僖十一年公及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此夫人會也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此内女會也夫以襄公三會姜

氏皆以淫汚之行也亂人倫而逆天理詩人嘗刺之矣
至若小白兩會姜氏則雖無襄之惡然婦人迎送不出
門見兄弟不踰閾小白自為霸主遠會姜氏于外魯公
不嚴内外之分不見文姜之惡而以夫人遠出為會皆
非禮也故經書公會齊侯姜氏以參譏之至伯姬之會
按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故二十七年公會之于洮杜
以伯姬為莊公之女左譏其非諸侯之事夫莊公雖敦
父之愛出會伯姬然諸侯非民事不舉公之會於父子

之恩則得矣其如禮何是以春秋亦書以譏之也

總論

夫總諸侯以論之霸主之會齊莫盛於陽穀晉莫盛於蕭魚其最不善者桓之時莫盛於稷襄之時莫盛於澶淵陽穀之會服江黃蕭魚之會純服鄭攷之前後無與比者實春秋非常之功也至稷之會成宋督之惡澶淵之會皆歸宋之財其不信不義甚矣故經特書所會之事曰成宋亂曰宋災故者顯著其惡也嗟夫列國之會

其盛如此而合於義者不過一二數然則當時諸侯大夫所以修會之意果何為哉宜乎春秋屢書而不隱

春秋比事卷十三終

# 春秋比事卷十四

宋 沈棐 撰

## 朝

古者邦國惟諸侯入覲天子歲有常禮至於列國必嗣君繼立然後得以相朝所以修先君之好嚴謹始之禮也春秋之時王綱不施朝覲之禮浸以廢弛孱君弱國無所宗嚮區區欲保守疆土幸免并吞苟其勢力强盛足以肆凌轢者莫不劘車重研奔走而臣事之是以魯

國之君則朝於晉齊而邾莒滕薛則朝於魯盖各以强弱相制勢使然也夫以先王盛時方國諸侯所以朝事不懈者唯天子一人而已未聞有强國也及周之衰是禮不行於天子而雄强之國侵權僭禮偃然以王者自居其於天子蔑無尊事之心僅同一小國耳聖人傷周之不振而悼弱之無依是以舉相朝之禮具載筆削請得而論之

按經書來朝者十六國

滕自隱十一年朝魯其後桓二年滕子來朝文十二年滕子來朝襄六年滕子來朝哀二年滕子來朝滕子來朝凡五　邾子自桓十五年朝魯其後宣元年邾子來朝成六年邾子來朝十八年邾子來朝襄元年邾子來朝二十八年邾子來朝定十五年邾子來朝邾子來朝者凡七　杞自桓二年杞侯來朝其後凡五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文十二年杞伯來朝成四年杞伯來朝十八年杞伯來朝　曹自桓九年

來朝其後凡五文十二年曹伯來朝十五年曹伯來朝成七年曹伯來朝襄二十一年曹伯來朝　小邾之朝四僖七年襄七年昭三年十七年　郯子之朝二襄七年昭十七年　紀以桓六年穀鄧以桓七年牟葛以桓十五年郳黎來以莊五年蕭以莊二十三年鄫以僖十四年郜以僖二十年皆一朝此其大凡也夫春秋書來朝之意皆以魯不當受彼不當來實交譏之也其間筆削之文有可論者請摭言之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

朝三傳之說左氏公羊無取穀梁庶幾雖然魯十二公受小國與往朝諸侯固皆有罪然首僭朝禮罪始隱公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固當恪守周禮率先諸侯以朝天子可也隱公當東遷之後首嗣魯統不聞講朝王之禮而傲然自尊受人之朝遂使後世子孫例以為常蔑有天子則隱公作俑之罪蓋甚於羣公矣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三傳公穀無取左氏雖當而未究經意蓋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名惡之大

者也桓公弒君自立諸侯皆得而誅之穀鄧合諸侯不能以致討反交臂來朝其罪尤大故生而名之特異於他文也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三傳穀梁之說為近蓋當春秋時爭國竊位簒弒攘奪不可勝數今曹伯有疾而使世子來朝名亂之本也世子猶父之命委國而出尤其罪之大者故書以譏之　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按經來朝之文未有書人此三人來朝皆貶稱人惡其朝桓亦穀鄧稱名之義也　莊五年郳

黎來來朝按春秋附庸之國例書字若蕭叔朝公是也此獨名者謂弱小之國土地微陋其禮不足故賤之此固不可攷其理或然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盖禮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莊公急齊之婚不顧父讐及齊侯遇于穀固已非矣而蕭叔又往朝之朝於内且不可況在外乎故曰蕭叔朝公以譏之也　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盖内嫁曰歸于某故春秋於郯杞莒諸國凡内嫁之女必書其歸季姬前此無歸鄫

之文則是未嫁也是年及鄫子遇使鄫子來朝明年季姬歸于鄫是先遇後嫁其使來朝實請婚期於魯也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季姬之不正魯之恥也故書及書遇所以顯其惡雖然春秋於朝魯小國所書之爵不同若杞或稱侯或稱伯稱子滕或稱侯稱子皆以例降何也說者謂杞迫近東夷禮文墮佗故聖人貶之然則滕之國亦豈近荒裔哉蓋聖王不作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三國者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子而會春秋從而録

之以見禮典廢壞名爵不正也若夫小邾子說者謂郳之別封書小邾以別郳子理或然歟

聘

諸侯相聘雖著於國典然三代盛時聘問之禮玉帛之使所以交通於京國者蓋欲講信修睦比小事大同心協力以藩翰王室也春秋以來此禮雖存大抵連衡合黨以相比周非欲保我社稷則利彼疆土是以藉縟儀營私意覘為緩急之援而已非若先王時示恩結好經

營以衛上也故聖人載於筆削以傷其禮存而義廢焉請備言之　經書晉聘十二成三年晉荀庚來聘八年晉士燮來聘十一年郤犨來聘十八年士匄襄元年荀罃八年士匄十二年士魴二十六年荀吳二十九年士鞅昭二年韓起二十一年士鞅　齊聘五隱七年弟年桓三年弟年僖三十三年齊國歸父宣十年齊國佐襄二十七年齊慶封　宋聘四成四年華元八年華元襄十六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衛聘四文四年甯俞成

二年孫良夫襄元年公孫剽七年孫林父　陳聘一莊二十五年女叔　鄭聘一襄五年公子發　楚聘三莊二十三年荆人文九年椒襄三十年薳罷　秦聘一文十一年術　吳聘一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子札來聘凡此三十一聘或敵國内聘而相執或大國因朝而下聘或假聘以圖事或因聘而結盟左氏所載雖各有事實然筆削之意大旨略同無可深議今摭其可言者而論之

隱七年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三傳皆不盡經

意蓋銜命出聘國之重事乃卿佐之職不可以私其任也今齊侯以其弟年來若曰親為母弟而使之聘魯將以隆恩好於魯也然使弟年不稱使職傷辱國體反致嫌怨為齊侯者將何以處之罪之則傷恩貸之則撓法然則使弟非禮也故春秋特書其弟所以責齊侯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夫以女叔為天子之命大夫則當時列國若晉宋齊衞來聘之卿豈無命大夫者而經例皆書名何獨於女叔稱字哉若以陳為結好嘉

之而不名則凡諸國來聘結好者多矣何獨嘉女叔也然則女叔當為名二傳之說不通矣

經書聘而盟者四

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按經書諸國來聘未有盟者此皆因聘而盟者故春秋異其文以書之然先書來聘而後及其人

盟言彼以聘來而此要之以盟也按成二年四大夫帥師會晉衛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蓋魯自宣公背齊從晉齊嘗伐魯又伐衛魯衛不勝其忿遂因郤子請於晉而為鞌之會則此戰實主於魯衛而晉助之也齊雖服晉而魯懼其蓄憾復以伐我於是因晉衛之來聘而請結盟以堅其好堅其好者實所以防齊也至十一年晉厲初即位使郤犨來聘是時魯雖與齊四同盟會然以景公之沒厲公始立恐慢晉好而復有齊難故又因

其來聘而請盟之自是終成之世魯無齊虞者以晉強齊弱晉足以制齊而魯不失晉好故也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遂及向戌盟于劉杜謂尋亳之盟夫諸侯結盟自有常禮豈有因而尋盟哉攷經文上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十六年齊侯兩伐我自是魯復與齊交怨矣兵連禍結比歲不解則知魯之好盟於宋抑必有意盖魯自成公時交結晉衛以備齊則魯之所仗者晉衛也衛侯既出奔齊是魯失一臂之助魯懼齊衛比周

反以謀伐是以因宋來聘而與之盟堅其信好以為緩急之援焉觀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鄆左謂備齊則魯之盟宋其為齊也明矣夫盟以結信聘以修好禮制不可踰也茍於修好講禮玉帛交薦之時而展牲歃血以虞人之不信則其害禮也亦甚矣故書其來聘及其盟示魯之國君因聘而要盟晉衛大夫不受君命而與盟所以交譏之也

經書夷狄來聘者五

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文九年楚椒襄三十年楚薳罷
文十二年秦術二十九年吳札說者以謂聖人之於夷
狄來聘以其能慕中國修禮文故喜而錄之是不然春
秋之時吳楚暴横交亂中原秦以蠻夷之冑數為晉患
其所以來聘者非好尚禮文欲交通中國也實假聘問
之禮而覘諸侯之尊事若齊晉之君耳若曰吾以强雄
之國振悚諸侯令命一介之使將吾重命致聘弱國則
可以號名諸侯鈐率歸已使之俛首屈膝請命下吏朝

事會盟土地方物唯吾所命無不如意是假聘問之虛名以為驅迫之資也聖人深疾其然是以明載春秋且不氏其臣以别異於中國也然吳秦楚三國之使例皆去氏而遂罷獨名氏其人說者謂春秋於三國以漸進之故始稱人次爵其君而名氏其臣所以漸進也雖似得其意而未盡蓋聖人非以進之也傷中國之衰微而疾三國之强盛故進三國所以病中國也當莊僖以來楚雖强横然前有小白後有重耳景悼厲三公亦克紹

霸足以駕强楚故名陵之盟城濮之役鄢陵之戰蕭魚之會皆有服楚之功至襄十五年悼公既卒溴梁之盟大夫專政中國始無霸主是致楚人得逞桀傲不制馴致昭四年遂主會于申則其憑陵天下盖數倍於曩時矣故聖人於襄三十年特氏其臣以同諸侯之文又進楚於諸侯所以甚傷中國之削弱也三傳不明聖人大旨或謂褒楚子賢繆公善使季子義亦淺矣

總論

夫總中國而論之則齊晉於魯大國也宋衛陳鄭敵國也吳楚秦夷狄之强也强大之國勢足以陵我比肩之國勢足以抗我故其交結於我者止有來聘之文而無朝事之禮蓋齊自隱七年以來聘魯而晉自成三年始見經者蓋晉以僖二年始入春秋比之於齊未甚强也重耳興霸晉文勢盛然在位不久此禮未舉歷襄公及靈公晉霸中微魯方勤齊交晉頗簡至宣十七年景公即位斷道之盟始同晉會明年遣公孫歸父一聘于晉

成公即位魯數被齊難方堅晉之好禮文綢繆故二年敗齊于鞌三年晉遂來聘則知晉之於魯至是而始聘者以魯奉事之謹晉於是修聘以答其意也自是以後魯一於事晉故晉之聘禮驟多於齊而齊之聘魯不過襄二十七年一聘而止耳至陳則在隱桓莊僖之間交通中國其後脅制於楚禮文疎絕故莊二十五年一聘而止鄭以小國介乎晉楚左右脅廹干戈日侵不敢一於所嚮故於諸侯禮文稀濶暨襄二年悼公興霸五年

城虎牢以逼鄭鄭始歸服中國舉曠絶之禮求以自新故特於襄五年來聘也若夫衛宋兩國則自文宣以來至襄昭之間始有聘禮葢前此者二霸迭興諸侯一心服從霸主盟會薦舉信好敦固不待聘問而相親也後此者霸業不競諸侯攜貳各懷異心雖盟會之禮且猶墮廢況玉帛之使乎洎吳楚秦三國聘魯先後抑又可言葢楚以莊九年始入春秋是時小白雖經營霸業而未成服楚之功楚勢方張欲收結諸侯與齊為抗故二

十三年始來致聘雖中更二霸或盟或戰足以挫其鋒銳二霸既没楚復偃然有窺中國之心至文九年秉晉靈之驕暴遂復修聘以求諸侯及襄三十年晉悼即世平公繼之不能克修先烈以張中原故自襄二十七年以後夷狄侵柄與晉交盟晉遂挈諸侯委屬於楚魯莫之止是以三十年又來一聘吳自成七年躡楚之蹤傲睨天下當時諸侯病楚之强力不能勝方欲假吳爲援於是驅率同盟屈意就會故吳得以交通諸侯復如强

楚此襄二十九年所以來聘魯也若夫秦則僻居遐壤罕援中土故自僖以前闃無聘問之文及文公時與晉為仇屢舉大戰至十二年間其衰釁交結諸侯欲以解晉之援故修聘禮然則此二國者雖名聘好原其心非服諸侯以逞志則結諸侯以求援也嗚呼先王裁制聘禮以示後世將要敦睦之實不獨於區區之文也春秋衰世物具而意違名侈而實喪故交聘之禮雖舉行於邦國當時諸侯規利背義仇好不常玉帛方加兵刃已

接則繁文末禮適以長禍亂耳吁可歎歟

春秋比事卷十四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